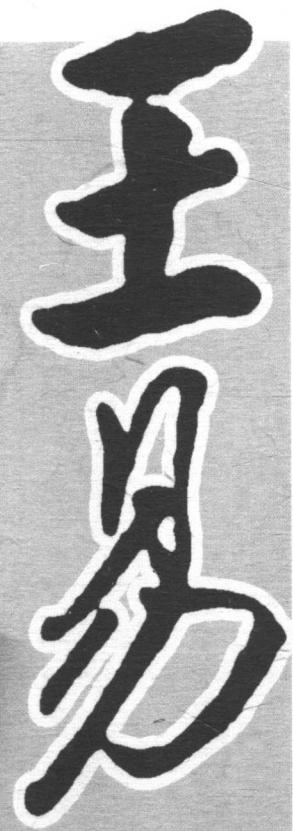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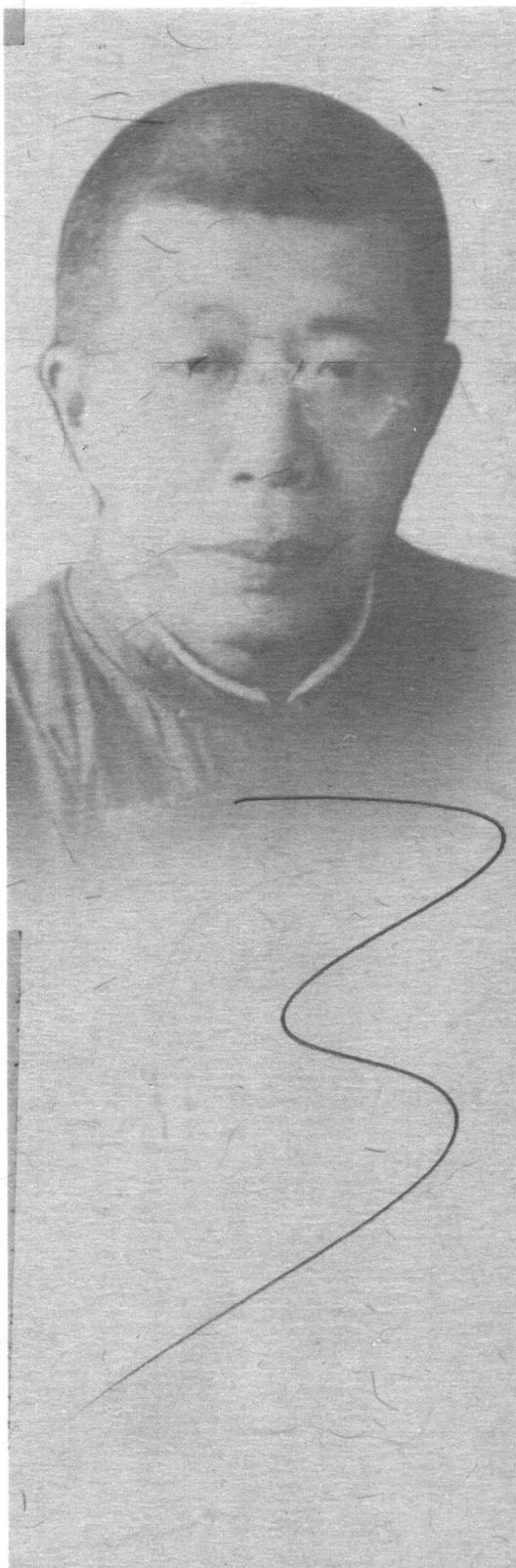


大家国学

『大家国学』者，前辈大师的国学修为，今日大众的国学养分也。在『国学热』经由电视讲坛途径进入百姓视野、传统文化过度娱乐化而国学常识却明显匮乏的当下，听听昨天的大师们怎么说，是一种补课，更是一种参照。



六艺概说
魏晋玄学
晚近思潮
历代正史
治国学之基本方法
《论语》讲札
历学与史学之关系



王易著
王四同编

天津人民出版社

Z126/29

:7

2008

大家国学

王易



天津人民出版社

王易 著

王四同 编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大家国学·王易 / 王易著；王四同编. —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
2007.12

ISBN 978 - 7 - 201 - 05828 - 3

I . 大… II . ①王… ②王… III . 国学—中国—文集 IV . Z126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7) 第 200138 号

出品策划



网 址 <http://www.xinhuabookstore.com>

丛书题字 王元化

丛书策划 益琳福 成之

大家国学·王易

作 者 王 易

编 者 王四同

责任编辑 伍绍东

特约编辑 曾 羽 吴春艳

美术编辑 兰 馨

封面设计 海云书装

出版人 刘晓津

出版发行 天津人民出版社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 35 号 邮编：300051)

网 址 <http://www.tjrm.com.cn>

邮 箱 tjrnochbs@public.tpt.tj.cn

总 经 销 四川新华文轩连锁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三河市汇鑫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张 17.25

字 数 231 千字

版 次 2008 年 3 月第 1 版 200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 - 7 - 201 - 05828 - 3

定 价 25.00 元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及时向我社发行部调换

总序

《大家国学》这套丛书，是在“国学热”持续升温的氛围中问世的。承编者要我写几句话，考虑了一下，想有这样几点可说。

第一，我要讲的是，“国学”并不是“一阵风”式暂时流行的话题。

“国学”和“国学热”，现在已经成为媒体习见的热门名词。上海的《学术月刊》与《文汇读书周报》，曾将国学评选为“2005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之一。《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6》，在历史学部分专设“国学热的挑战”一节，描述国学怎样“得到学者和媒体的强烈关注，引发了如何重新评价传统学术文化和传统文化在现代中国地位及作用，当代中国是否需要‘重振国学’、‘重振国学’是要‘接续文脉’还是‘复辟返古’等问题的争论”。刚刚出版的《中国高校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报告2007》，又设有“国学热的反响”一节，于叙说“国学热仍在持续，受到学术界的广泛注意”之余，着重介绍了一些论作对这一潮流的批评讨论。不难预料，明年的《发展报告》还会把国学列为重点内容。

国学之所以热，决不是出于偶然，也非少数人炒作能致，应该说，这是历史必然趋势的一种体现。中国的振兴，正在国内外造成强烈的震撼。身历祖国由积弱转趋盛强的中国人，不会忘记反躬省察自己的文化传统，希望以其精华贡献于世界。外国人面对崛起的中国，也一定会更

加关注中国长达几千年的传统文化，要求有更多更深的了解，而这又增加了中国人探讨研究传统文化即国学的责任。这样看来，国学之热当前仅仅是开始，其高潮尚远在后面。

第二，我想说，“国学”是一个具有自身特色的学术范畴。

现在有了成熟的文学、史学、哲学等等学科，为什么还要谈什么“国学”？这样的问题，很早就有学者提出过了。前些时，我在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和《光明日报》国学版合编的《年度国学 2006》写了一篇题为《国学的存立》的小文，涉及这个问题。

我在那篇短文里提到，一九一一年初，王国维先生给《国学丛刊》撰序，主张“学无中西”，他说：“何以言学无中西也？世界学问，不出科学、史学、文学。故中国之学，西国类皆有之；西国之学，我国亦类皆有之。”到上世纪二十年代，钱穆先生在江南授课，其讲义《国学概论》弁言也说：“学术本无国界。‘国学’一名，前既无承，将来亦恐不立，特为一时代的名词。”需要指出王国维讲“学无中西”，其“学”是“专以知言”，即具体的知识，不能说中西的文化学术彼此一样，钱穆的“学术本无国界”，也应作如是观。

不仅文史，科学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这样。二〇〇五年，我在第 22 届国际科学史大会开幕式上说过：科学作为对客观世界的理解和认识，本身确无所谓中西，但作为科学产生和发展背景的社会、文化是无法摆脱地域或民族色彩的。事实上，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文化中，科学的形成、发展有着不一样的途径和过程，在社会、文化中科学所起的作用，也各不相同。

中国的学术文化有着非常明显的独特之处，从而“国学”终不

可废。

第三，我还想建议，大家通过学术史的角度来认识国学。

“国学”一词，本由与“西学”区别而出现，通行既久，其涵义似乎人人明白。然而如果像北京话说的“较起真来”，究竟什么是国学，国学的内涵、外延如何，多少年来不知有多少争论。今天要求一下子讲清楚，实际是做不到的事。

经常有朋友、同学问我，要了解国学，初识门径，应该从哪些书入手，我总是推荐两本书，一本是章太炎的《国学讲演录》、一本便是上面提到过的钱穆《国学概论》。章书从小学谈到经、史、子、集，是横的分类介绍，钱书自孔子下及民国，是纵的历史叙述。两书体例不同，但和其他类似著作一样，贯穿着作者本人的见解。如欲比较全面地知道国学的范围与内容，特别是学者各家的异同，还必须博览种种重要论著，即所谓原典。

当然，国学历代论著浩如烟海，绝非有限时间所能涉猎，这便需要选择与我们最关紧要的优先阅读。前辈学者为我们树有典范，重视学术史的研究，尤其是上一世代学术史的研究。例如梁启超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撰写《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对引导促进当时学术进展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是因为民国前期的学术文化是直接从清代延续变革而来。我们距离清朝已远，要接触学术文化传统，自然首先是二十世纪的国学诸家。认识国学，最好先来阅读二十世纪诸家的作品。

《大家国学》丛书，正是为此设计的。编者就二十世纪名家学者，“选择其关于国学、中国文化、中国历史、中国学术等概论性、常识性

的文字成一选本”，“以便于引导读者进一步了解、把握学者最基本的国学修养与学术思想”，这确是便利一般读者的创意。相信这套书会继续编印下去，对国学的普及和中国优秀文化的阐扬，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李学勤

二〇〇七年十一月一日

前　言

一、“国学”一词

“国学”之“国”，国家也。

国学家张岱年在《国学与时代》一文中说：“关于国学，首先应了解所谓国学的意义。所谓国是本国之意，国学即本国的学术，亦即中国学术之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每一个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学。”^①

“国学”是多义词。第一，指本国的学术。那么，每个国家都有“国学”。康德、黑格尔、胡塞尔等的学说是德国的国学；伏尔泰、孟德斯鸠等的学说是法国的国学。第二，指本民族的学术。每一个文明民族都有自己的国学。民族显然多于国家，中国有五十多个民族；俄罗斯联邦有一百多个民族呢！第三，专指中国的学术。国学——中国的学术；国语——中国的语言；国画——中国的绘画；国术——中国的武术；等等。

正因为“国学”之“国”，中国也，相当于“中医、中药、中装”中的“中”字，于是鼓吹“去中国化”的台独人士才拼命抵制“国”类词语。七月二十一日新加坡《联合早报》上的《改掉 5000 用词——台湾教科书全面去“中国化”》一文中说：“（台北讯）《中国时报》消息，台湾中小学教科书全面去中国化。国父、国画、国字、国剧、古人、水平、中日（甲午）战争、两岸、台湾地区等词，都被台湾‘教育部’列为‘不适合用词’，应当的用词，是孙中山、中国水墨画、中国文字、中国京剧、中国古人、水准、日治、清

^① 张岱年：《张岱年自选集》第三百八十九页，重庆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版。

日战争、两国、我国(或台湾)等词。”

“国语、国学”显然也在其中。但是在国学大踏步走向世界的今天，逆潮流而动的台独分子的下场是可想而知的。

有人说，“国学”是日货，一九〇〇年之前没有“国学”一词，“国学”一词是日本人最先用的。有人更加危言耸听地说，今天我们不说日本词就不能说话。“国学”是日货吗？非也，非也！不但“国学”的内容绝不是日货，而且“国学”一词的形式也绝非日货！“国”与“学”是汉字，读汉语的语音，是汉语的词素(语素)，运用汉语构词法构造出来的词，日本人先用一下就是日货了？“国”和“学”不是用日语的语素，音义都是汉语的。其构词法也不是日语的，并不是说汉语的人不懂与不说的，不是日本人才懂才说的，怎么是“日货”呢？^①

二、学者王易

王易，字晓湘，号简庵，江西南昌人。一八八九年农历七月二十七日生。王易的名字显然是其父赐予的。他的父亲王益霖是晚清进士，当过知县，做过两江师范学堂(南京大学的前身)的教习。^②这个“易”字就是《易经》之“易”。名如其人，人如其名，“易”字就是王易做人的形象描绘，也是他为学、写作的指导原则。

王易于一九〇七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一九一二年毕业。毕业后任教于北京师范大学。一九二六年秋天，进中央大学(南京

^① 有人著书立说，为了证明满族的优秀、满语对汉语的影响，提出：“旗袍、火锅、抓辫子、满汉全席、驴打滚”等是“满式汉语”(赵杰《东方文化与东亚民族》第一百一十二页，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二〇〇〇年版)。非也，非也！“旗袍、驴打滚、满汉全席”等都是运用汉语语素、汉语构词法构造的，汉人懂、汉人说的，怎么是满式汉语？甚至不能证明它们是满人先用的词语。

^② 参见王德滋编：《南京大学百年史》，南京大学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版。

大学),任教七年。当时,中央大学注重传统,以研究国学为特色,是中国的国学重镇。他和黄侃、汪东、汪辟疆、柳诒徵、王伯沆、胡翔东合称“江南七彦”,均好吟诗。^①他们在鸡鸣寺、玄武湖、扫叶楼、清凉山、莫愁湖、秦淮河、雨花台等处雅集,经史百家,琴棋书画,古今中外,道德文章,无所不谈。他们在明孝陵前评议洪武皇帝,面对滚滚长江东流之水,吟诗作赋而感叹千古之一瞬。留下了的足迹和谈笑声于今已经消逝?

执教中央大学的七年,是王易一生的辉煌时期。他编写的大学教材陆续出版了:《国学概论》、《修辞学通诠》、《词曲史》、《乐府通论》等,都是神州国光社出版的。这四部著作都是学术精品,绝不是学术泡沫。《词曲史》、《乐府概论》和《修辞学通诠》一九八九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收入《民国丛书》;《词曲史》一九九六年由东方出版社收入《民国学术经典文库》。这几部书,重视国学的台湾也多次再版。他同时还留下许多优美的诗词作品。

一九三四年,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兼任中央政治大学教务主任,他请王易先生去中央政治大学——中国国民党的中央党校任教。王易提出三条要求:第一,不加入国民党;第二,不出席纪念周;第三,不参加任何党派活动。罗家伦一口答应之后,王易才到了中央政治大学。^②

一九四〇年,王易到设于泰和的中正大学任教。该校一度迁宁都,期间,熊式辉曾请王易为蒋经国讲解过《孟子》。^③讲学而已,王易没有卷入政治活动党派之争。蒋经国是抗日战争期间在赣南起家的,那是战争年代,蒋经国先生还请专家讲授《孟子》,这位在苏联学习过,娶俄罗斯妻子的人,如此重视国学,这是许多人想不到的吧。

^① 参见胡迎建:《王易的诗学观与词曲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二〇〇四年第九期。

^② 《湖南省文史馆馆员传略》第二期,二〇〇二年十二月。

^③ 参见胡迎建:《王易的诗学观与词曲史研究》,《江西社会科学》二〇〇四年第九期。

王易中年丧偶，没有再娶。

新中国成立之后，王易最后在湖南文史馆任职。

一九五六年八月三十日，王易去世，安葬于长沙。

三、国学的命运

王易的《国学概论》出版于一九三一年，著名学者汪东作序。

这部《国学概论》写作和出版的年代，正是国学遭受打击的时代。五四新文学运动，要打倒“孔家店”，反对文言文，反对对偶，打倒桐城派，反对尊孔读经……这是时代潮流。

王易任教的中央大学倡导中国传统文化，当时是中国的国学重镇，是守旧派的大本营。那时候提倡国学就是守旧。新派倡导西学，贬低、否定、打倒国学，甚至主张不读中国书。那时，新派汇集在北京、上海，旧派活跃在南京。一些修辞学史家现在还把现代修辞学家分为新派和旧派，抬高新派，压低所谓的旧派。胡怀琛的修辞学著作就是因为讲桐城派修辞法而被新派学者列入剿灭之列的。

王易说：“今人恒言：‘今后世界文化，必东西握手所得之文化也。’”（《国学概论·导言》）王易认为：“西方进取；印度退守；中国则且进且守，而且异日必有甚盛之一日。”（《导言》）王易这样说的时候，在新派人物眼中，国学几乎是“反动”的同义词。我们今天就是王易所说的“异日”吧？也许是不远的将来吧？

今天，激进派否定国学的言论是没有市场的了，全盘西化也是没有多少人赞同的。此时，我们不得不敬佩王易等人。那时候坚持研究国学、积极普及国学，的确是难能可贵的。

国学家王易，其父王益霖，他们对西方学说都是比较精通的。

五四时期，那一心打倒国学的人，其实在国学上颇有修养。他们在国学方面甚至还是有贡献的。主张、教导青年不读中国书的鲁迅，现在

也被尊之为国学大师。^①现在大喊国学口号的某些人，真的懂得国学么？很值得我们怀疑。不懂国学，如何提倡国学？不懂国学的人来推广国学，结果将如何？

国学呀国学，今天有人借着你的名义来卖他们的私货呢！

国学热中，恐怕也需要来个打假吧？

四、王易的国学观：“四区”

王易在《国学概论》的《导言》中说：“然国学之范围广矣，品质杂矣，涉猎审辨之难，使人目眩，而其间孰本孰末，孰真孰伪，孰有用孰无用，则尤不易明。”^②说得好！在今天国学热的时代里，我们面临的一个大问题是：何谓国学？国学如何定义？国学包含哪些内容？在这个问题还没有明确之前，最好先别忙提倡与推广。

国学，王易只认定四种内容——“四区”：

第一 经学 第二 小学

第三 哲学 第四 史学

王易说：“凡此四区，悉为质学。”他说的“质”，就是孔子的“文质彬彬”的“质”。

王易讲授修辞学、词曲学、乐府学，都有专门著作。但是，他认为：“至若文艺词翰，作者过众，灏瀚曼衍，叙次为烦。况内实外华，非得苟

^① 鲁迅在《青年必读书——应北京周报的征求》中说：“我以为要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全集》第三卷第十二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二年版）

^② 本文引用王易《国学概论》，用的是神州国光社一九三三年版本（民国二十二年，三版），不再一一注明。

6 大家国学·王易

举；由学窥文，无待毛举。果其读书得有门径，则用治文学，游刃有余。故兹篇不述文学，非轻之也，举学之质，文可自见。”

我认同王易。国学首先是经学。狭义的国学就是经学。或者，国学就是儒学，就是孔学。五四时代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孔家店”就是国学，国学就是孔学。

国学还包含小学。小学是经学的附庸，是为经学服务的。

现代语言学家对小学（语言学）为经学服务、是经学的附庸往往是非常恼火的。他们强调，他们追求的是——语言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他们鼓吹、追求摆脱经学。我年轻时候就是如此这般的。

其实语言文字学为经学服务，也没有什么的，并不丢人。语言文字之学不是最终的目标，为其他学科——经学是其中之一——服务，正是语言文字学的价值。当然，语言文字学绝不能够大公无私到只为其他学科服务而丧失了自我。

王易于一九〇七年考入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一九一二年毕业。那时候，胡以鲁在北京大学讲授语言学（很现代的）。从王易的《修辞学通论》看，他是熟悉当时的西方语言学说的，显然他是接受和继承了胡以鲁的语言学思想。他如此重视语言文字之学，把小学列为国学之二，第一是对传统的继承，第二是受现代西方语言学说的影响，他显然是了解洪堡特学说——语言文字是民族精神的体现的。

今天，我们在国门之外陆续办了许多“孔子学院”。海外（例如新加坡）有人指责说是“名不副实”。我以为，以汉语为教学中心的机构是可以叫做孔子学院的。国学家王易——我不说“国学大师”，而说是“家”，这绝不会有错的！——把小学列为国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那么把向老外推广汉语的机构叫做“孔子学院”，有啥错？

王易把哲学列为国学之三，有道理。王易毕业于北京大学，任教于南京大学。当时，北京大学是新派的，南京大学则是保守的。但王易并不守旧，他熟悉西方学术。中国传统学问中没有哲学，有人甚至攻击说，中

国没有哲学。哲学在西方的地位是崇高无比的。王易把哲学列为国学的第三个组成部分,是很高明的,很有眼光的。

王易的国学第四是史学。中华民族是高度重视历史的民族,中国学术传统中经史其实是一回事情,孔子的思想就体现在《春秋》中。经学是理论体系、方法论原则;史学是这些理论体系和方法论的具体体现。《春秋》是史,也是经。用现在时髦的话来说,经就是语言系统,史是过程的,是实现、体现语言系统的言语。中国有悠久而独特的史学传统,二十四史是民族精神最好的一种体现。

民族精神就体现在民族的历史中。有人说,要灭亡一个国家,先消灭他的历史。日本侵略者霸占我们中国的台湾、东北,就推行奴化教育,强行推广日语,强逼中国人取日本名字,强逼学习日本历史。今天的台独分子为了台独,在台湾强行取消中国历史教学内容。

五千年了,中国传统学术文化太丰富了,太复杂了。那可以算做是广义的国学吧。

国学之核心,我以为最重要的就是王易说的这四种。

《国学概论》、《国学入门》、《国学 ABC》(国学也来 ABC,我是在开玩笑),必须抓住的就是这四区。

五、国学方法论:四端

王易认为:“夫为学贵识体,而致力务在知方。上述四区,国学之体也;苟不知方,则犹泛舟而昧于帆舵之施,解牛而迷其肯綮所在矣。治国学者,当明四端。”

汪东在“跋”中,引用王易的“四端”说,赞叹道:“先生信可践之!”

王易说的“四端”是:

一曰,辨真伪:事理与学,皆有真伪,唯有识者辨之。

二曰，知轻重：学问泛滥，岂尽适时，欲免徒劳，当知权剂。

三曰，明地理：学术之源，各有所托，地理关系，至切且深。

四曰，通人情：人情之变迁，多系于时会之演进。

这四端是王易研究国学的指导方针。

王易的四端今天依然值得研究国学、宣传国学的人注意。

真假不辨，还谈什么国学？孔子没有这么说过，孔子说的根本不是这个意思，那是你的话，那是老外的意思，这种国学有啥意思？用想当然的态度，从“假如”出发，用“我以为”的口气来研究国学，是非常危险的。

研究国学，推广国学，轻重缓急是必须区别开来的。推广国学最重要的是搞种种祭祀大典？穿汉服戴汉冠是最重要、最先要做的？推广和研究也应当有所区别，推广的时候应当把握国学的简易性；研究者应当在国学的复杂性方面下大工夫、苦工夫、死工夫。

地理，汉语方言，其实是两大块，北方方言和南方方言。中国的传统学术文化也是两分：北派和南派。在中国，“南北”比“东西”重要：政权分裂时期南北对立，汉语差异是南北两大方言，文化学术学风南北两大派截然不同。王易学在北京，任教于南京。南京的特点是兼容南北——北方人认为是江南；江南人说是“南京大萝卜”。王易的学术优势是兼容南北。

通人情，重人情，这是中国学术文化的特点，是儒学的特点。研究国学者也应当通人情。时有古今，地分南北，《礼记》中的许多具体规定，现在如何能够照办？那时候，人们席地而坐，没有桌椅，没有电灯电话电脑……因此继承、宣传、推行国学，也要“与时俱进”，也得有人情味儿。

六、简易原则

使用拼音字母的西方人，对象形汉字的感觉是可以理解的。汉字是

比喻复杂东西的喻体。西方人不熟悉、不了解中国和中国人，于是中国也成了复杂不可理解的同义语了。

世界上没有绝对简单的东西，也没有绝对复杂的东西。把一个不很复杂的东西，说得大家糊里糊涂，傻呀！对于非常复杂的事物，居然说得清清楚楚，外行也能够明白，聪明人一个。

国学的悲剧是，或者被简单化了，或者被复杂化了。

五四时代的学者，把国学简单化了，打倒它。但是，打倒了没有？没有！胡适之反对对偶，胜利了么？没有！被神化了的鲁迅鼓励青年不读古书，对尊孔读经是深痛恶绝的，结果呢？今天是国学热，“国学院”、“儒学院”如雨后春笋。

今天，有些人又把国学复杂化了。有教授说：“国学现在是一锅粥。”“现在四处讲国学的人，我不知道你们弄明白‘国学’的概念没有。”“我认为现在讲国学的人是胡讲。”“希望那些讲国学的人，你先把章太炎《国故论衡》读懂，你如果连这一点都读不懂，你就没有资格谈什么国学，我敢向他们挑战。”^①国学如果真的是这个样子，只有读得懂章太炎的《国故论衡》的人，才能够讲国学，这国学就只是少数高等贵族的玩偶了！同国家民族的命运有何关系呢？

国学是既复杂又简单的。因为它简单，才深入到普通民众的精神世界之中；说复杂，谁也说不清楚。

其实，国学并不神秘，它之所以重要，就在于，它已经渗透到我们民族的每一个人的心中了。我以为，我们的国学也体现在我们的谚语、歇后语、民间故事、笑话等中，所以不识字的乡下人，也是国学的奴隶，鲁迅笔下的祥林嫂就是一个例子。国学的价值就在于它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集体财富。我甚至认为，乡下不识字的老头老太，对国学精神的把握，

^① 上海复旦大学的一位教授在凤凰卫视（二〇〇七年七月十四日）说：“有哪位学者敢提出来，国粹等于孔子加儒学，我愿意拜他（她）为师。”我一直是这样认为的。

有时候是胜过某些自以为是国学家的人的。某些国学家不过是嘴巴上说说，我们可敬的乡下人，往往是用生命来祭祀国学精神的。

王易的《国学概论》只讲了四种十六个问题：

第一编 经学

- 第一章 六艺概论
- 第二章 汉晋经学
- 第三章 唐宋经学
- 第四章 清代经学

第一章是总纲。第二、三、四章是分论。其他三编，也是如此：

第二编 小学

- 第一章 小学概说
- 第二章 六书
- 第三章 音韵
- 第四章 训诂

小学就是语言文字学。“六书”就是文字学、汉字学。南京大学坚持了这个传统。我在南京大学读书时，就有文字学——徐家婷老师（胡小石的学生）讲授，训诂学——洪诚老师（黄侃的学生）讲授，音韵学——黄淬伯（王国维的学生）讲授。

第三编 哲学

- 第一章 周秦诸子
- 第二章 魏晋玄学
- 第三章 宋明理学